



# “用微光撕裂黑暗”的力量

## ——观《南京照相馆》有感

姚春华/文

近日，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正在热映，影片令人震撼且心情沉重。该片最出色之处在于，它将宏大的历史背景浓缩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暗房中。与以往突出残酷战争场面和宏大叙事不同，《南京照相馆》聚焦于一家小照相馆，讲述了七个普通人如何用微光撕裂黑暗的故事。

吉祥照相馆的木门每次吱呀作响，都仿佛撕裂了一道未愈合的伤口。刘昊然饰演的阿昌第一次进入暗房时，镜头特写了定影液瓶子上的“腐蚀性”字样，这后来成为他们反击的武器。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（以下简称：纪念馆）中那些被化学药剂保护的照片，80多年过去了，药水仍在与时间抗争，正如当年罗瑾和吴旋用生命守护那些底片。

电影并未刻意渲染血腥场面，但每个镜头都弥漫着铁锈的味道。当日军军官命令阿昌冲

洗胶卷时，画面在显影液中逐渐显现：池塘中的尸体、被砍下的头颅、围观屠杀的日军笑容。这些照片都是真实的历史记录（原件现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，复制件在纪念馆史料陈列厅展出）。《南京照相馆》再次为观众“冲洗”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底片，使观众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、更深刻的理解。

导演擅长通过克制的镜头戳痛人心。有一个场景令全场屏息：日军向难民分发糖果，镜头掠过一个怀抱玩具娃娃的孩子，下一秒因婴儿哭闹，日军将孩子摔死在地上。那个被车轮碾碎的破娃娃，在废墟中闪烁着塑料的光。这让我想起纪念馆的“万人坑”展区，玻璃地板下层层叠叠的白骨中，有许多细小的骨骼，解说员指出那些是孩子的遗骸。

电影最动人之处，在于普通人的觉醒。高叶饰演的毓秀起初只想苟且偷生，对着镜子学日语的情景，与纪念馆中“良民证”照片上的

表情如出一辙。然而，当她目睹日军暴行的照片时，眼中的恐惧化为怒火。她与阿昌假扮夫妻期间，表面上是为了应付日军，实际上是两个陌生人彼此在黑暗中取暖。这种转变让我联想到纪念馆中一份泛黄的日记，作者是一名当年安全区的女学生，从最初的恐惧到后来偷偷为游击队传递情报，字迹从工整逐渐变得潦草，却愈发有力。

电影结尾，老金举起相机对准战犯行刑的瞬间，与开头伊藤拒绝拍摄杀人的场景形成了讽刺的呼应。这个镜头让我明白，相机从来不只是记录工具。当罗瑾在暗房里按下快门，当吴旋将相册藏进佛像，当纪念馆展出那16张日军暴行的照片，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：用影

像对抗遗忘。

离场时，我注意到海报上的一句话：“每个镜头都是未愈合的伤口。”确实，走出影院后，我们都带着这些伤口重新融入生活。然而，就像被定影液保存下来的旧照片，伤口虽会结痂，但永远留下痕迹。这或许正是铭记的意义：不是怀揣仇恨前行，而是带着那些暗房里的光，照亮未来的道路。

有些历史不能只存在于教科书里，需要我们去感受它的重量。就像去年夏天，顶着烈日走进纪念馆，不是为了被悲伤淹没，而是在黑暗中找到那些微弱的光——暗房里的红灯、长明火蓝光、孩子们眼中的泪光。这些光汇聚在一起，或许，就是导演所说的“用微光撕裂黑暗”吧！

# 一方水土一方人

## ——读《一方集》有感

陈连清/文

先前我与张广星接触不多，只知道他是台州电视台的一位领导，常在微信里把“星”字写成台州话读音相同的“胜”字。可他说，名字就是一个符号，叫得应就好。

广星工作认真，之余潜心写作。新近，他的《一方集》出版了。他多次电话约我送书，驾车送至我住处。

真正让我体会他为人真诚的，还是读他这本《一方集》。

我把它放在床头，有空便看。看下去，就觉得他对家人、对台州这块土地，还有那么多文友，真是掏心掏肺的好。读着读着，就能看到一个读书人、一个搞媒体的人，身上那股“仁者爱人”“亲亲为大”“尊贤为大”的情怀，特别打动人。

看《亲不亲，家乡人》这篇才知道，1984年杭大中文系毕业后，他选择回到家乡。那会儿，温州、台州、丽水、舟山几个地方跟省里打报告，想把本地毕业的大学生分回家乡，省里同意了。有些同学接着读研出去了，广星按他的本事和成绩，当然也能这样选。但他心里放不下家里：人多，爸妈挣钱少，家里紧巴，上班就能贴补点；哥哥为了让他上大学，自己放弃了高考，这份情不能辜负，更不能让哥哥再辛苦；弟弟还在念高中，回来还能帮着弟弟考大学。这么一想，他就铁了心回家乡干，一辈子扎在台州了。读到这儿，我是真的敬佩他。

他把对亲人的这份心意，慢慢放大开来，变成对工作的热情、对家乡山水的依恋。先是在黄岩县政府办做秘书，后来到台州电视台当副台长。跟杭州比，县里是小地方，冷清，没有大图书馆，也没有大学那些热闹的讲座。但他没泄气，也不后悔，就在这儿安下心来，多交本地的朋友，在自己这份搞宣传的工作里找乐子，做出的成绩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说不清他跑了多少山路，做了多少节目，拿了多少

奖，但他那一本本书——《一方集》《脚印集》，还有早前的《北窗集》《东山是九峰》《一个电视人的行记》——都像是一路走来踩下的脚印，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。台州新闻传媒集团总编黄保才在《新闻苑里一颗“星”》里说得对：“广星的满头白发，是他三十七年一天不落，拼了命为新闻理想、为新闻事业熬出来的。”

一个人有没有出息、值不值钱，看的是不是在大城市干？是不是搞学问？哪能这么算！关键是你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有没有使上全力。广星在新闻这条道上的事，不就说明白了：小地方的人，活法一样可以发光发热。英国那作家菲·贝利说得对：“不要光赞美高耸的东西，平原和丘陵也一样不朽！”这话放这里也灵。

书里，广星的话实在：“说真的，我一直在家乡这土地上埋头干……一个县，可能有人觉得小啊，舞台太低，天天能有啥新闻跑？但我真觉得，每天要跑的事多着呢。”他这股劲头哪儿来的？说到底是对家乡这片土地的爱，这颗赤子之心滚烫滚烫的。他自己心里的光，足够亮，一直照着《脚印集》封面上那些往前走的路。

这本《一方集》，到底“集”了什么？我琢磨过。有朋友说，肯定是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呗。是这么回事。但它又特明白，说的是台州这块土地养育的文艺界这“一方”人。作者说了：“这里是写人的，大多是我有交往的人。”我一页页翻过去，可不是嘛，台州过去的、现在的写文章搞艺术的人，一个个都活了。书里写了《叶文玲文集》发行那天的热闹，小说家钱国丹，“余华”们坐一起聊的事，说书人吴雁、胡从德，作曲家黄准，研究茶文化的张西廷，爱书的朋友陶卫国、张伟，还写了好多走了的文友。这本书描绘的就是这些为台州文艺添了光、值得好好说说的“一方”人物。

再比如书画家方震先生，在黄城摆摊卖字为生，白天在城里忙活，晚上就回到二十里外的唐岭小山村那个叫“清风明月”的书屋里待着，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。他写诗说：“吟哦握管自陶然，坐拥书城别有天。谢客闭关忘岁月，清斋心静胜林泉。”不少人觉得他不合群。可广星就觉得他有意思，特别欣赏他那股脱俗、不沾烟火气的劲儿。专门跑到他那山里的屋子去拜访，跟他一起踩过田垄里的稻穗，听着小溪淌水。等到虫儿叫、月亮亮的晚上，两人就在那安静的屋子里聊画画，品评字画，特别投缘。但也真像朋友间“天要下雪啦，要不喝一杯暖暖和和”那样暖心。方先生也对他打开了心扉。这份互相敬重的“唐岭夜话”，真称得上艺坛一桩美谈。这不，后来就写成了《清风明月书屋访问记》。

书里写这些文友的事，笔触很细，挖得也深，好读，有学问。这都是广星亲眼见了、亲耳听了、亲自聊了、用心想了的，字里行间，全是深厚的情义。

翻着这本《一方集》，看着他写的东西，我琢磨出了什么叫情义：对家人的那份打心窝里的爱，对文朋艺友的那份由衷的欣赏和敬意。这些打哪儿来的？爹娘家里传下来的朴素道理影响点，社会风气多少熏陶点，但关键是他自己拿得稳、定得住。广星就是个“书痴”。逢年过节一有点空闲，他就跑去“泡书”——书店、书摊，或者自己屋里。过不了多久，他写的读书笔记就出来了。在书堆里泡久了，精神的骨头自然就硬气。根儿在于忠义、良心和善良。精神芯子里是心里装着别人，看得起人，念人好。这才是真有情有义的意思。

广星的《一方集》，写了台州文艺圈里一张张生动的脸。读罢此书，我觉得他自己，也正是那方水土、那群人里，闪闪发光的一个。

# 一曲《别离歌》

## 温暖不期至

王丽莎/文

“说到底，人生就是一场离别，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作别，又怎样离开。路途中的爱与温暖，才是人生这场离别的意义所在。”

《别离歌》是我读到陈行甲的第三本书，讲述了他辞别政坛、走上公益之路遇到的悲欢与别离，真实地记录了基金会的救助历程与那些孩子的故事。他的文字一如既往，平静中饱含深情，质朴里传递赤诚，如同一道和煦的光，照亮了现实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角落，让我们在为世间的离别掬一把热泪时，也感受到精神上的洗礼，阅读中与温暖不期而遇。

在读《阿亮的最后九天》时，我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揪着：七岁的白血病男孩，被孤独地遗弃在病房，声声呼唤着妈妈。起初，我无法理解这位母亲的“放弃”，直到书中揭示那个令人心碎的真相：她已独自陪伴病重的孩子三年，倾尽所有，在经历了无数次希望与绝望的撕扯后，被逼到了崩溃的悬崖，才忍痛离开。所幸，在基金会的努力下，她选择回到了孩子身边，陪他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。

“阿亮的妈妈签完放弃抢救的字后，与儿子头靠着头、脸贴着脸，静默无言，紧紧相拥。”读到这里，巨大的悲伤穿透纸背，瞬间让我泪流满面。同为母亲，这叙述还让我更能体会孩子身上的每一份病痛，都将在母亲心中刻下千百倍的煎熬。此时，我不再是一个旁观的读者，而是与那份沉痛又绝望的亲情产生了深深的共鸣：本书让我明白，命运的剧本无法改写，人间疾苦在所难免，但如何去爱，如何作别，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一道重要的人生课题。

阿亮的经历固然令人伤痛惋惜，但书中提供了更多温暖的慰藉，为这份沉重染上了一抹亮色。同为基金会救治的白血病患者小莹，而她的故事呈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模样。一开始，小莹的病情异常凶险，但整个家庭在病魔与贫困面前，拧成一股绳，与基金会齐心协力，最终迎来新生。作者在书中感叹：“如果这个世间真的有菩萨，菩萨希望看到的，就是一大家人在艰难困苦中紧紧抱住不松手的样子。”小莹一家，便是这句话最生动的写照。相濡以沫的亲情，与爱心汇聚的社会暖流，为他们重新点亮了希望。这故事给予我信念：即使命运残酷，只要爱不松手，就能创造人间最动人的奇迹。

读这本书的过程，也让我照见了自己。自去年以来，家人的接连大病让我一度心力交瘁，也有濒临崩溃、无助、迷茫的时刻。然而，当我读到那些在困境中仍然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故事，仿佛找到了心灵的支点：生命中谁也躲不开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，唯有爱与温暖能够战胜万难。在这些文字中，我看见了泪水，领悟了坚韧；学会了悲悯，更寻回了勇气。诚如书中所言，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，但苦难中闪耀的人性光辉，却永远值得铭记，并化为我们穿越逆境的力量。

在书中，无论是挽救重度抑郁的雁子和她风雨飘摇的家庭，还是救治一息尚存的扎西，抑或抚平英雄遗孤的心理创伤……每一个故事都令人揪心，但每一次治愈都弥足珍贵。庆幸的是，他们都在爱的暖流中，一步步走出阴霾，找回健康与童真，向着希望重新开始飞翔。

“这世上若有天堂，一定是好人结成的同盟。”陈行甲如此写道。从救治儿童白血病的“联爱工程”，到青少年心理关怀的“知更鸟项目”，再到为164名抗疫英雄子女提供教育、成长陪伴的“传薪计划”，他用行动践行着“共情”的底色和“为众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”的初心。这一路，她始终真挚诚恳、热泪盈眶，体现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的选择与奉献——这份阅读体验让我深信，这世界纵有太多的痛苦与离别，但总有人举着火把，义无反顾地前行。

《别离歌》不仅是陈行甲和孩子们的故事，读罢此书，我更觉它是一份社会责任的传递和生命意义的启迪。一位读者曾说：“读完后，我更愿意敞开心扉热爱生活，不仅热爱美好的生活，同样也热爱苦难的生活。”这也是我的感触与心声。这首《别离歌》，教会在人性的真、善、美中汲取力量，将每一份微光汇聚成河，熠熠生辉，最终让我们与心中的温暖不期而遇。

# 在阿勒泰的星空下和解

## ——读《我的阿勒泰》有感

李迎春/文

当弹唱会的歌声落幕，当滴水泉从人们眼中消失，翻回书页开头，我们看到的是与自己和解的李娟。在经历了社会的复杂、体验了生活的艰难后，她选择到阿勒泰的草原上寻找向往的生活，给自己松绑。

诚然，生活本就起伏起伏，哪能事事顺心如意？书中呈现的挫折和磨难是成长的垫脚石，可若垒得过高，反会成为难以逾越的壁垒。逼自己一把，反映出直面挑战的积极态度，确是应学的技能；可若总与自己过不去，读她的文字令我思考：心力交瘁时，何以追寻梦想？李娟的转身，

正是对壁垒的清醒认知与跨越。

很多人追求完美人生，睡前总在脑海中重放错处，引发焦虑失眠。读到她经历不如意后的箴言：“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，不要总想让昨天的阴雨淋湿今天的行装。”方才领悟：她在草原并非求完美，而是学着接纳自然的粗粝、无常与自身的不完美。试着接纳不足，原谅错误，才会发现另一面。书中启示：执着“百分人生”幻象只会错失当下。珍惜此刻，多创精彩，才能让人生如恒星闪耀。

再读德国作家托利在《当下的力量》中的观点：所有不宽恕源于过度关注未来而忽略当下。我们求完美，却忘了生活纵有漏洞，梦想和激情终会引来阳光。李娟

的牧场生活印证了此道——接纳简陋却更敏于捕捉晨露、星光与风语。掩卷细品：唯感受当下美好时刻，方知幸福细微真实。如专注一杯咖啡的醇香，让氤氲热气驱散烦忧。与自己和解，带着宽容对话灵魂深处，而非如书中所警醒的：勿以功利盲目逼迫自己。当迷茫时回望，或错过鲜花坦途？蓦然回首，事本简单。书中描写李娟在阿勒泰星空下放下缠斗，终闻心声。与内心斗争言和，宽容重行，一切不晚。

合上书本更坚信：幸福即每一个当下。如李娟在草原夜色中所感，非宏大成就，而是那一刻的无垠宁静与内心澄明。愿此书照亮前路：与自己和解，少走些弯路，多份此刻安然。